

นัยแฝงของสัญลักษณ์ทางร่างกายใ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สียดสีร่างกาย โดย ไต้หวันาน

หยวน หมิ่นเฟิน (มาเลเซีย)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วรรณคดีร่วมสมัย คณะภาษาและวรรณคดี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ฟู้ตัน

ซ่งไห่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200433

อีเมล: jxiaoju@qq.com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10 สิงหาคม 2563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11 พฤศจิกายน 2563 ตอ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4 ธันวาคม 2563

บทคัดย่อ: 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สียดสี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ไต้หวันานคือ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หนังสือเสียดสีร่างกาย ซึ่งเป็นหนังสือที่บันทึกภาพ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 “พวกเธอ” ในแต่ละยุคสมัย ในยุคของสงครามภายใต้ชื่อประเทศ ไต้หวันานได้รื้อฟื้นชีวิตที่แท้จริงและจุดจบชะตากรรมของเหล่าหญิงบำเรอ มันคือภาพที่มีเลือดเนื้อ มีเสียงร้อง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จ็บปวด ความพ้อฝันและความท้อแท้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ร่างกาย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อย่างใกล้ชิดกับเส้นทางชีวิตของหญิงบำเรอ ซึ่งเป็นเสียงสื่อกลางของหญิงบำเรอและยังทำให้พวกเรามองเห็นร่างกายที่มีชีวิตชีวาของหญิงบำเรอที่แสดงออกต่อโลกภายใต้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ในยุคนั้น อีกทั้งยังแสดงพื้นที่ที่อยู่อาศัยอัน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ของหญิงบำเรอ บทความนี้ใช้วิธีการอ่านบทความ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และเป็นเอกสารหลักในงานวิจัย โดยตี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ภาพของร่างกายใ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สียดสี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ไต้หวันานผ่านชะตากรร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และความสุขของหญิงบำเรอ

คำสำคัญ: ไต้หวันาน; การเสียดสีร่างกาย; สัญลักษณ์ทางร่างกาย; หญิงบำเรอ

The Implication of Body Image in Body Sacrifice by Hai Nan

BIN MEI FERN (Malaysia)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ec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R. China

Email: jxiaojuua@qq.com

Received: 10th August 2020 Revised: 11th November 2020 Accepted: 4th December 2020

Abstract: Hai Nan’s *Body Sacrifice* is a book of body sacrifices, which records the various age imprints of “their” bodies. In the war era,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the real body of comfort women and the end of their life were restored in Hainan’s works: it was a body with flesh and blood, cries and pain, fantasies and disillusionment. The bod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ife path of comfort women. It is the medium of comfort women’s voice, and also to let us see how the comfort women’s body expresses its tenacious vitality to the world from hiding to exposure in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and shows the diversified living space of women. By using close reading method,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body image implication in Hai Nan’s *Body Sacrifice* through body’s fate, body’s suffering and body’s fairyland.

Keywords: Hai Nan; *Body Sacrifice*; body image; comfort women

海男《身体祭》中的身体意象蕴含

袁敏荣（马来西亚）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上海，200433，中国

邮箱：jxiaojua@qq.com

收稿日期：2020-08-11

修回日期：2020-11-11

接受日期：2020-12-04

摘要：海男的《身体祭》是一部身体的祭书，它记录了“她们”身体的种种时代烙印。在战争时代，在冠以“国家”之名义下，在海男的笔下还原了慰安妇真实的身体与其命途的终结：那是一副副有血有肉，有呐喊有疼痛，有幻想有破灭的身体。身体与慰安妇的命途紧紧相连，它是慰安妇发声的媒介，也是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文化政治环境下，慰安妇的身体从隐藏到曝露，其顽强的生命力是如何向世界表达，并展现女性多元化的生存空间。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以文本为研究中心，通过身体命途、身体苦难以及身体桃花源等方面解读海男《身体祭》中的身体意象蕴含。

关键词：海男；《身体祭》；身体意象；慰安妇

引言

海男的《身体祭》摆脱了同一时期女作家的普遍身体主题，反以慰安妇为引，映射出在政治历史、以男性为主导权的制度笼罩下的身体是呈何姿态，是以何等形式向世界发声。《身体祭》是一部身体的祭书，正如开篇中所说的：“最为勇敢而又疼痛的一次历险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称二战）为创作背景，还原了在冠以“国家”之名义下慰安妇的真实身体与其命途的终结。通过书写女性的身体，让我们看到被奴役的耻辱，生命的疼痛以及两性关系的和谐。《身体祭》以女性为视角，通过二战中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揭发了日本所谓的军国主义对女性身体实施的残忍手段，在以男性为主导权的制度的笼罩下，女性的身体和命途变得身不由己，沦陷成了一副副行尸走肉的玩具，供男人以“国家利益”为由地进行奴役。

“我”（莉丽）以一个英国籍的女性身份登场，在寻找中国恋人炽燃的途中不幸被卷入了日本军营，意外的成了战地记者般用眼睛和身体来见证与亲历这场战争。莉丽以第三国籍者的眼光目睹了这场“身体的祭祀”，而她的身体也作为第三国籍的化身被卷入其中。“尼采认为世界不再与身体无关，世界正是身体的透视性解释，是身体和权力意志的产品。尼采从身体的角度衡量世界，而福柯则是通过身体来展示世界。他们都将身体放置于一个显著的位置，即都将身体作为世界的出发点。”¹小说从女性身体的角度来衡量世界，通过血淋淋的女性身体来描绘世界，讲述女性身体和其命途与世界的挂钩。

“意象是关于感官映像、情感以及思想的具体代表，”²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既能帮助作者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同时也能表达出作者的主题思想。韦勒克、沃伦提到：“我们认为‘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

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³《身体祭》，顾名思义是以“身体”为引，讲述与“身体”有关故事情节占绝大篇幅，它带出了几种意象，有：被奴役的肉体职业、野蛮的堕胎术以及爱情、友情和人性的闪烁。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以文本为研究中心，通过身体命途、身体苦难以及身体桃花源等方面解读海男《身体祭》中的身体意象蕴含。

一、身体命途：被奴役的肉体职业

为了能在战争期间解决官兵的性欲与防止性病侵袭部队，慰安妇制度开始出现。在慰安妇营帐（或慰安所）内，她们没有了人身自由，精神和肉体遭受着双重的摧残，被虐待致残和致死者难以计数。即使能够侥幸存活下来的慰安妇，也致使她们丧失了人生最起码的尊严和一生的幸福。

1. 慰安妇的身不由己

“光影中我感知到了一群裸体的妇女，她们就是那群来自不同国籍的女性，她们赤裸着，在暮色中站在江边正在集体式地沐浴着……‘你知道她们的职业身份吗？’…‘她们是随军慰安妇’…难道她们的命运就是用她们的肉体为你们的军队服务吗？三郎骄傲地说：‘她们愿意献身于我们的帝国。’⁴二战中有关慰安妇的相关研究并不少，海男将这段历史透过文字还原，不仅是抒发自己的民族政治情感，而是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将上世纪特殊时代的女性生存境遇给充分凸显。海男笔下的慰安妇形象，让我们清楚看见了女性和女性身体在以男性为主导权的制度中是如何遭受压迫甚至是被销毁的命运。日军从强奸肉身开始，进而是虐待她们的精神，从而使她们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为的是能让她们满足军人的发泄欲望。

战争中的士兵是带着使命奔赴战场，胜利才是荣耀，战场只属于男性，只有男性才有特权上战场。但是，“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

义务加强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至荒谬的地步。”⁵正如人类学家布尔厄厄所指，男性社会“之所以会有酷刑或强奸这类行为，原因在于统治、剥削或压迫的意愿依赖一种‘男性’恐惧，男人害怕自己被逐出无弱者的‘男人’世界、被逐出所谓‘强者’的世界，这些人之所以有时被称为‘强者’，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痛苦，尤其是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强硬。”⁶在战争中被性欲折磨得发狂的士兵像野兽般对待慰安妇的肉体，这种行为在暗示着以男性为主导权的地位，唯有通过性手段才能显示其男性特权和力量，如小说写的“士兵只有在女人的肉体上狂欢以后，才能够以饱满的姿态奔赴战场。”⁷

由于内心的“男性恐惧”时刻笼罩着日本士兵，因此他们需要透过与女性身体的亲密接触，从而舒缓恐惧的压力，并在泄欲的同时显示其男性特权。作为女人，她们出现在战场上的最大可能是作为（随军）慰安妇，男性用身体保卫国家，而女性则用身体来抚慰男性。陈顺馨提及：“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性之间、占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划上一个等号。换句话说，入侵者强行对‘他者’领土的‘进入’(penetration)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阳具’霸权行为。”⁸小说中有几处的描写能说明，如三郎酒醉时说的“我感觉到我已经不存在了，我快要不存在了，快拥抱我吧”⁹，继三郎之后的岛野军官，“他承认，在参战之前，他是如何害怕死，尽管训练了很长时间，只要想到脑袋掉下来，他就有一种畏惧感。…在之前，他看见了三郎失去的腿…”¹⁰以及“他拥住了我，他感到快死了…他一旦回到前线，任何一个弹片都会让他死去”¹¹，再如赴战场前一晚的冲锋手哀求道：“给我吧，我是冲锋手，我明天一早就要去赴死了，我知道我就要死在战坑中，死在中国人的子弹下面了…给我一次身体的美好感受吧，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¹²男性的器官意味着传宗接代，而女性的子宫则意

味着新生命的孕育。男性的器官也能作为一种男性独有的性权利象征，是新生命的“播种者”，它可以通过手段来显示其男性力量。换句话说，男性的器官插入的动作在战乱的当下，象征着男性霸权，从肉欲的性尖叫中证明此时此刻的他们还活着。

战场是男人的，女人只能当后方服务，就像三郎的战争论说的：“女人是无法支配战争的，女人应该在战争中撤退，她们只能在后方做好服务工作，比如慰安妇。”¹³ 女人的肉体在国家受难当前才显得重要，如菊野子的一贯式洗脑：“你是女人，你是日本女人，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受难，所以，你只不过在献出身体而已，国家需要你献出肉体…这不叫奸污，这是献身，那些士兵在战争中献出了身体，那些士兵用身体保护了你的身体，难道，你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们吗？”¹⁴ 男人用身体去挡子弹以为国贡献，女人则用身体来给予服务。女性得到了什么？男性得到了性欲的满足，而女性得到的只有灾难！这也许是鼓励战争的一种愚蠢而残酷的暴力活动。

作为第三国籍的莉丽最终也没能幸免，她也“已经成为与她站在同一立场上的战争玩偶，噢，玩偶，这个词真刺激，也很新鲜，不错，我们都是玩偶，都是第二世界大战中的玩偶，我们已经无法维护和捍卫身体的规则，我们已经失去了身体的底线，那是灵魂的城池。”¹⁵，就好似继菊野子后的慰安妇监管人野百合在和莉丽首次见面时说的“欧洲人同样被我们驯服了。”¹⁶ 海男的“身体”在这里不仅仅是个肉身，慰安妇的身份是它的表皮，而国家利益则是个包装。然而，在这个表皮底下的肉身与包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正如莉丽所思考的：“然而，我没想到，即使她已经怀孕，她的身份依然是慰安妇，他们寻找她，理由自然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国家对贞子来说意为着什么呢？”¹⁷ 慰安妇的身体在战争中的付出到最后却得不到什么，她们能把自己交给“国家”，但是“国家”却无以回报。

2. 擱弃的无用病体

战争时期的女性身体是玩物，瘟疫、瘴气、伤寒、狂犬病、性病（梅毒）、臆想症、怀孕等关键字眼是不容许出现在营地，一旦出现，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唯有死才能避免病菌的传染导致影响军心和战争。在日本所谓的军国主义眼里，身体等于工具，没用的工具就等于擱弃再等于死。

中国东北慰安妇李秀贞因被强行堕胎而发疯，引来了日军军医进行例行公事之一性体检。每个慰安妇都难逃此劫，她们必须“躺在地上，下面是已经开始长出大量霉斑的日式军用毛毡，她们就那样不得不躺下去，并敞开双腿，噢，如此众多的裸体都在同一时刻经过着那名日本军医的检测。他不断地戴手套，又扔下手套，不断地把手伸进女人的阴道和子宫中去。…已经使她们失去了肉体的自由，她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利用肉体为战争服务。她们不得不柔顺地躺下去，顺从于这种奴役，…她们微暗中突然闪现的阴户，对于女人来说，这个世界显然已经失去了秘密，以至于她们在赤裸之时已经失去了任何羞涩。”¹⁸ 这段带有画面感的描写让我们知道，一个女人是如何被顺从，被奴役，乃至为了存活而丢弃尊严。作为女人的羞耻感在这里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经历迫使她们对这种赤裸躺下并敞开双腿的举动已成家常便饭。

“她是即将活埋的又一个对象，因为她躺下了，似乎已经换上了伤寒。…你没看到她在颤抖吗？伤寒者都必须活埋，因为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任何伤寒者传染别人…”¹⁹ 不幸染上伤寒的人，为了避免继续传播感染，只能活埋。又如被强行堕胎的李秀贞到后来“果真疯了，她再也无法寻找到她的孩子，她呐喊着，用她全部虚弱的身体，直到她再次昏迷倒地。…然而，这是战争时期，既然她已经疯了，为什么不让她去死呢？”²⁰ “这个中国女人已经不能为我们的帝国服务，而且她已经疯了……士兵们都不敢要她的身体，

这样的人留下来是多余的…”²¹发了疯（臆想症）的慰安妇没法再提供服务，她的存在是多余的，因为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唯有死才能不拖累军队。

“胸部出现了粉红色的一些斑点，这些斑点已经增大，类似黄豆已经开始溃烂，…类似的情况在下体上也同样出现了。”²²“又看见了肉体，被病菌所摧残中的肉体，她的裸体上充满了梅毒所散发的溃烂之味。”²³无节制和无安全措施的性事会导致患上性病，其下场只有一个：死，因为军队没有时间和义务去医治一个慰安妇，在什么都可以处死的情况下，慰安妇算不了什么。如果将患有性病的慰安妇继续留在军队中，“这是对日本帝国的亵渎。”²⁴“亵渎”一词在这里显得多么的极端和可笑，男人对女人身体的摧残被冠以“国家”之名，但女人患病的身體却被说是对“国家”的“亵渎”，这其中扭曲道理令人发指。

二、身体苦难：野蛮的堕胎术

《身体祭》中有段血淋淋的堕胎描写，它经由女作家所描写，在读者（女读者）阅读起来，这视觉想象和女性自我感知的反射令人无法呼吸。作为中国慰安妇的李秀贞被日本士兵给奸污至怀孕，这其中涉及了国籍和民族，正如克内则威克（Djordja Knezevic）在《情感的民族主义》中说：“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染的策略。很清楚，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女人。”陈顺馨遂进而指出：“这些执行施暴行动的男人，在战争时期其实负载着民族代表或使者的身份，他们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或民族的纯洁性的名义对别国或别民族进行侵犯的时候，伴随着土地掠夺的，必然是对‘他者’民族的‘纯洁性’进行干扰或破坏，而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强奸当地的女人以及强迫她们怀孕。”²⁵小说中有四个女人有过堕胎的经历，即李秀贞和贞子的被强行堕胎，贞玲和菊野子的自虐式堕胎。怀孕对女人来

说是件美好的事，是一种母爱的光辉和伟大。但是，在战争中的子宫是身外物，而孩子就是障碍物。

1. 李秀贞和贞子的被迫堕胎

李秀贞是莉丽在河边意外发现的第一个孕妇，那是一场动人的场景：“那个来自中国东北的慰安妇，正伸出她年轻的手去，抚摸着她已经开始微微隆起的腹部。”²⁶，作为女人，她们都为她过早拥有怀孕的权利而感到欢喜兴奋。但，她们的无知致使李秀贞面临堕胎，因为她的身体无法再为男人提供服务。日本军医以看似极为人道主义的话语把李秀贞带去做全面体检，殊不知却是面临“堕胎”。莉丽和贞子在回营帐的路上“听到了从草丛中发出来的一种尖锐的呼喊声，我们判断并凭着女性的敏锐感知到是女人在尖叫…这个女人到底为何尖叫？…我感知到她的疼痛…像是采用了我们人类最残酷的一种刑法。”²⁷，作为女人，她们的直觉反应是酷刑的疼痛。

接下来的那一段血淋淋的描写仿佛能感同身受：“那个日军医生似乎终于可以抛开他手中鲜血飞溅的器具了…也许是刀锋…进行着他职业生涯中最无人道主义的一场刑法，剥开女人的子宫，让女人的那个孩子变成肉片和血水，从她身体中快速地流出来…沾满女人鲜血的手套，而且那血迹是从子宫中流出来的，是一个孩子的已经不存在的肉体…来自中国东北的慰安妇，整个身体躺在血泊中，宛如躺在被风暴所摧残过的一场事件之中。她裸露着下肢，完全赤裸，然而，已经看不到她大腿的阴毛，也看不到作为女人的阴唇，那些东西已经被鲜血所笼罩，而且她已经昏迷…他已经彻底地铲平并消失了这个女人子宫中的胚胎…她的身体却像石头一样沉重，像花瓣一样凋零着。”²⁸ 原本育有新生命的子宫在日本军医三两下的酷刑后变成空无一物，凸起的腹部此刻就像瘪了的气球般平坦，就在那么一瞬间，一个新生命就逝去了，在战争历史的碎片中随风而去。

女人作为母亲的权利就这么硬生生地被剥夺，李秀贞狂奔到了她被堕胎的那片草丛中疯了似地找寻消失的孩子，她因而发疯，她用尖叫声和呐喊来作为反抗。莉丽为她缝制了一个蓝色布娃娃，李秀贞此后就投入了布娃娃的世界中跟随军队到过又一个又一个营地，她在臆想世界中继续“抚养”着她的孩子，用她的母性给予了布娃娃一种灵性。然而，每每李秀贞在看见战坑时就想抱着布娃娃一起往下跳，臆想症所带来的疯狂致使她在不断往下跳和拉上来之间拉扯。李秀贞最后一次往战坑里跳时，当身体已被土质掩埋到了一半时，“而那只布娃娃却被她用双手举在空中…她赴死之前，她仍旧在用母性的力量捍卫她的孩子，尽管孩子是虚拟的，只是一种玩物而已，却已经被她的身心维系在她有限的生命中”²⁹ 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文字描写，母亲、母爱、母性，在战争中远比那些所谓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男性特权来得更有力量！这是一种发自于女人真实的内心感触，是作为母亲的一种光辉且伟大的力量。李秀贞在“被宣布”患上梅毒时以长指甲抓伤日本军医的脸颊，被子弹射穿心脏后随梅毒患者一起被埋葬，她在复仇计划得逞的同时也获得了永恒的休息。

第二个孕妇是日本慰安妇贞子，她疑似怀孕而哀请莉丽带她到小镇上去检查，文中又现真实而动人的姿态：“她微微地将身体朝前倾去，宛如俯瞰着大地，而大地上却布满了战争碎片，她似乎在寻找活下去的勇气，以及繁殖那个幼小生命的全部力量。”³⁰ 贞子在军队中有个恋人，他们都在为她的怀孕而欢喜。然而，对于日本军队来说，“难道她不知道，像她这种身份的女人是不能怀孕的吗？…她必须对自己的怀孕事件负责，我们的战争不能对一个怀孕的慰安妇负责任。”³¹ 身份意味着什么？慰安妇有身份吗？这个身份又有着什么样的限制？

原始的母性力量使贞子有意识的向莉丽求助，莉丽将她安置在英国伙伴乔里的中国庭院里，尽管乔里充满着疑惑和嫌弃。然而计划终究被识破，菊野子口中说出的那番话：“堕胎，贞子必须堕胎，因为她是帝国慰安妇，她没有权利在国家危难时怀孕！”³² 贞子没有权利在国家危难时怀孕，表明了为国难当前的人性如透明般看不见，一切权利将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后来，菊野子找到了贞子，经过交谈后的贞子竟然“心甘情愿地抽身出去，面对她的国家，她的孩子已经成为了障碍物，是战争改变了一个女人的身孕权利，也同时是战争加剧了一个女人剥离孩子于身外的愿望。”³³ 海男以第一人称方式用文字想象来描绘这一个堕胎术：“我仿佛听见了子宫在收缩的声音，让那孩子出去，在刀片中很快变成了血块，那是一把锃亮的刮刀片…我还是感觉到了刀片在舞动，伸向了贞子的子宫领域…仿佛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子宫已经变空了。”³⁴ 一个新生命骤然间化为鲜血被丢弃。贞子为了国家，她什么都不要，爱情、子宫、孩子，只留下了肉体作为国家的祭品。

无论如何，慰安妇没有过多休息的权利，因为她们的身体需要提供服务。因此，堕胎三天后，贞子就躺在了慰安妇营帐里。莉丽提醒菊野子说，贞子刚堕胎还不适合接触男人，菊野子却说：“她的身体就是为男人服务的，她乐意为男人献身，你无法理解她的精神追求。”³⁵ 这扭曲的精神追求导致贞子的身体大流血，贞子最终“像一朵凋谢的梨花，倏然间再也看不到生命激荡过热情。”³⁶ 贞子当初在懵懂中离开家园到达战地，在被爱情熏陶下以翘首的姿态走在慰安妇群中，直到她怀孕后才意识到国家和战争会给她带来灾难，然而，她还是走了。贞子和李秀贞的最大差别在于爱情，贞子拥有了爱情，她的男人在最后一刻撑着拐杖跑上山坡想掘开泥土看贞子。原本，伤残的他能在第二天就随着伤残士兵回到日本去，但是，他选择了自杀，留在异乡随贞子而去。这段情节或许是海男虚构的，也或许在战乱时代曾经有过

如此感人的爱情故事。不管怎么样，这段文字描写有血有泪，从文字间能倾诉感受。

2. 贞玲和菊野子的自虐式堕胎

第三个孕妇是贞子的妹妹贞玲，莉丽意外地看到贞玲掩住嘴唇想呕吐的症状，这一次却是带着不安和焦虑，因为李秀贞和贞子是前车之鉴。贞玲从舞伎到慰安妇的身份转换之间，她把落红给了中国爱人炽燃。慰安妇监管人菊野子总会在关键时刻出现，她直接道出了贞子的命运：“…男人都要冲锋陷阵…既然你已经怀孕，你就应该积极地堕胎…自从你呕吐时，我就看到了你姐姐贞子的命运，所以，你必须堕胎…”³⁷。菊野子没有上报军医，而是从出卖讲述自己的堕胎经历让贞玲去仿效，这是菊野子奴役慰安妇的另一种妖术，从一种变态的手法中获得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

菊野子曾经是孕妇，她给出两个选择：要么到总部医疗站去堕胎，要么去奔跑。她那段用奔跑换来军装的口述堕胎经历很是惊悚：“…奔跑是一种方式…我想用原始的方式堕胎…我沿着铁路那边的山坡开始奔跑，我跑啊跑…就这样，那团血肉刹那间滑出了子宫，滑出了我身体的出口…孩子没有了，我自由了，所以我穿上了军装。为了穿军装，我付出了代价，任何东西都需要付出代价，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目标。”³⁸这是真正的自由吗？菊野子为了军装而堕胎，贞玲为了活命而堕胎，在被冠以“国家”之名义下，任何东西都需要付出等同的代价。

于是，贞玲仿效了。她“似乎正屏住所有呼吸，在急速中往山坡上跑着…她已经滑下山坡了…她已经从山冈上滑落到了底处，荆棘划破了她的手和脚，脸上也有伤痕，…从贞玲的下身流出的一团紫红色的血块已经渗透到草棵上，泥土上，已经渗透到山谷的一条溪水中。”³⁹贞子还没来得及发挥母性，血块就顺着溪水在往更深的峡谷流去了。这段文字很破碎，就像用剪

刀把母亲和孩子的联系剪掉一样，在血腥中看着身体中最美好的希望被切割出去。从山坡跌跌撞撞回来的贞玲变了个人，菊野子的战争傀儡培植术得逞，她多了个替身和同谋。贞玲和她姐姐贞子一样，因爱情而怀孕，因怀孕而堕胎。贞玲却失去了从前的模样，换来的冷漠以及坚定，她“要从事自己的职业生活，要为我的国家利益服务。”⁴⁰难道真是菊野子的妖术奏效了？这和贞玲首次被训练当慰安妇时赤裸着逃跑有着截然不同的改变，她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国家利益面前被彻底的吹灭了。

海男对于孕妇的那几处描写很是唯美，是女人散发出的原始母性。慰安妇是战争的畸形产物，慰安妇给士兵提供性服务，反过来说则是士兵强奸慰安妇。在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慰安妇极度容易怀孕。小说中的慰安妇被强奸以后怀孕，但她们竟然会或因乱世，或因爱情而想将孩子保留。海男会否是想讲述慰安妇在那动荡且绝望的社会中期盼微弱的自己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和未来？慰安妇在作者角度而言是否想阐述这种希望是女性与生俱来的一种母性力量，是男性所不能及的精神境界。在那个时代，慰安妇抚摸被士兵强奸而孕隆起的肚皮，她的举动意旨着与过去、现在和未来划分界限，在期盼中乞求自由和离开。

三、身体桃花源：爱情、友情和人性的闪烁

在《身体祭》中，有好几段故事情节值得我们注意，那些都是超越国籍界限的美好爱情和友情。在感情和友情里的“身体”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既是美好的爱情载体，同时也是受难的媒介。莉丽和炽燃，贞玲和炽燃，两个女人在各自的国家里遇到了同一个中国青年，她们都是为了寻找炽燃而对中国有所向往，尽管中国是日本战区的主战场。遗憾的是，作为间谍的炽燃落得的是被枪毙的下场，莉丽和贞玲虽有幸存活，但前者最后在炽燃的墓前去世，而后者却因堕胎的不干净而终受妇科病折磨。莉丽因为向往与爱情而被

卷入战事，但她却收获了友情。她的善良和人性使她时时刻刻都在为慰安妇担心，并想尽各种办法去帮助她们。菊野子后来良心发现，她曾受过莉丽和贞玲的恩惠而知恩图报，才让她们有幸存活。小说中也有几抹描述两性和谐相处的绮丽世界，从他们对待女性身体的那份尊重来说，他们还保有哪怕是一道微弱的人性曙光，就足以将他们的形象无限放大。

1. 乱世中的身体相献

莉丽生命中遇到过的男人有三，炽燃、三郎和岛野。炽燃是莉丽的中国恋人，她在美好的二十岁时就已经为他献出了身体。他们在伦敦桥头相遇相爱，在结合交织间炽燃曾一次又一次地在莉丽的背上绘制中国地图。后来炽燃消失了，再次出现时则是以间谍的身份穿梭在两国情报之间。因为爱情，莉丽踏上了航向亚洲的轮船，因为她“想一次次证明我身体的那个最纯洁和真挚的幻想，我想寻访已经在我生活中消失了很长时间的炽燃，我想利用他在爱情中绘制在我肌肤之上的那份地图的秘密，从而在乱世中真实地触摸到中国恋人和他的故乡之谜。”⁴¹ 并如愿在战场中重遇炽燃，但出于保护她，炽燃先是装作不认识她，后是保持距离，并且三番四次想帮助莉丽逃回英国。

小说中的莉丽在沉浸在中国恋人故乡的美和爱情的幻想中随着日本军队到过过一个又一个的营地。直到那一次，炽燃为了不让贞玲沦为慰安妇，他应贞玲的要求而要了她的落红。炽燃恳求莉丽的理解，因为乱世中的男人都会有罪恶的另一面，尽管他对她们的爱都不一样。在经历过种种事情后，莉丽为了岛野而拒绝了炽燃想要助她离开的计划。没能料到，炽燃对她轻拥的转身离开竟然成了他们的永诀。炽燃间谍的身份早就预见了他的下场，莉丽千辛万苦的来到中国，看见的却是：“我从异域所寻找的那张脸，一张中国青年的脸颊顿然间出现在眼前，然而他的头颅中了弹，心脏，身体的每一个局部都中了子弹，无法数清到底有多少人举起了枪，也无法计算到底有多少发

日本子弹射进他的身体。我所爱的中国恋人倒下去了…”⁴² 多年以后，莉丽再次来到中国，到烈士陵园去拜祭炽燃。莉丽和炽燃的爱情从身体开始也从身体结束，她倒在了炽燃的墓前，那一瞬间，身体得到了解放。

莉丽和日本军官三郎之间的关系既微妙又暧昧，“我是在码头上见到你的，我在车上，用望远镜发现了你的影子，”⁴³ “我是喜欢你的，从你一出现在我望远镜中时，我就已经喜欢你了。”⁴⁴ 是一见钟情，三郎让不知情的她不小心地参与了整个战事，同时以国家利益为先，让莉丽绘制进入中国的地图。他俩的关系处于一种爱情与利益间的拉扯，从一见钟情到以地图为要挟，直到后来的相知相惜。三郎对莉丽不仅是爱，而且还多了一份尊重。

继伤残的三郎被送回日本以后，她的身体和命运就跟新来的日本军官岛野有了联系，但这是一段可说是以爱之名冠以慰安妇之实的爱情。原本，莉丽能和三郎一起离开，但是岛野的出现让故事有了转折。“我不知道日本清酒中潜藏着多大的魔力，总之，我醉了…他是三郎的替代者，他叫岛野，也叫军官…我不把他驱逐出去，也不防备他，我就要离开了，我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片。我们脱衣，是他帮助我脱。…感觉不到他的器具已经插入我的洞穴，我同时也在拥住他，仿佛在拥住一堆身体下伤心的碎片。肉体故事就这样发生了。”⁴⁵ 他们在迷醉之下发生了肉体故事，意外的是，莉丽爱上了岛野，她竟然会害怕这个即将上前线的肉体会顷刻之间随她而去。身体在这段关系中，贸然有了反应的火花。

终究，这是一场战争，在担架上的岛野回来和莉丽践约。“…碎片击中了心脏…它微弱地跳动着，只是为了前来与我践约…我开始触抚着他的前额，他的头发，他的脸颊，趁着余温尚在，我想多陪他一会儿，让他的身体能够长久地保存对我的记忆。…他的身体回来了，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这大约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我铭刻下了这个时刻，以及这个男人的身体和他所显

示的所有碎片和弹孔。我清除了他身体中有可能洗濯的一切瑕疵，我想让他带着干净的肉身回到他该去的那个世界…找寻到了一片山坡…将为他建盖一座房子，他因此住进去…”⁴⁶ 莉丽和岛野的故事从身体开始也从身体结束，莉丽放弃最后一次的逃跑计划只为了守候这一副满是碎片和弹孔的身体。海男描写从莉丽接到岛野身体回来的那一刻，直到把他下葬的那一幕，文字间透露出一个女人的五味杂陈的感受，从接受到抽离，从活生生到奄奄一息，莉丽就像是梦醒一般回到了现实。也因此，莉丽的名字上了慰安妇名单，她的身体从动人的柔情中开始沦陷。

炽燃是贞玲的中国爱人，她在妙龄之时在东京燃烧的樱花树下对炽燃一见钟情，但炽燃却只把她当妹妹看待。贞玲以舞伎的职业身份来到中国，同时也对炽燃的故乡有所向往，期待再次重遇。故事就是这么曲折，贞玲在职业身份转变之时重遇了他。“以后我就是慰安妇的一员了，而之前我却想把我的身体献给炽燃。”⁴⁷ “在炽燃未接受我之前，我不会与别的男人接触，即使死也不会，坚决不会。”⁴⁸ 贞玲因爱而守，也因爱而献。贞玲把落红给了炽燃，把身体的贞洁给了自己的初恋，却因此怀孕。贞玲对炽燃的爱止于自虐式堕胎的第二天，炽燃闻孕讯而来想带她逃跑，却被菊野子洗脑后的贞玲却拒绝了他。当初的爱情幻想刹那间湮灭了，昨日的她腹中育有新生命，今日的她腹中却空无一物，她的态度有着极端的变化：“请你趁早离开吧！我连那个孩子都能够抛弃，是因为国家的利益比那孩子更重要，所以，我不会跟你离开的，请你快一点离开吧！”⁴⁹ 不过，她也没意识到，这一次的坚决也是她和炽燃的永诀。多年以后，莉丽到日本见贞玲，才发现她至今都没有再爱上别人，这或许是贞玲对炽燃的最后一份守护。

2. 乱世中的身体联盟

《身体祭》中有好几段讲述友谊的情节，以英国籍的莉丽为主轴线，贯穿起了英国、中国和日本等超越国籍界限的友谊之线。莉丽虽然在营区里拥有独立的营帐，可是她时时刻刻都心系着慰安妇。身为英国人的莉丽本和这场战争无关，但是为了拯救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慰安妇姐妹们，她放弃了一次又一次可逃脱的机会留了下来，并且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救助她们，成了身体受难者联盟。

首先是莉丽对中国慰安妇李秀贞的照顾，小说中：

“让她搬到我的营帐中去住，让我来照顾她。”⁵⁰

“那只蓝色的布娃娃，本来只是我用来抚慰她现实的一种工具，却没有想到在她怀中成为了真正的孩子，她赋予了那个孩子全部的灵性。”⁵¹

“李秀贞被我从土坑中拉了出来，她仍旧在发疯。”⁵²

“如果让她前去赴死，那么，她就会更快速地结束她的痛苦，尽管如此，我却伸出虚弱之手抓住了她冰冷的手。”⁵³

李秀贞被堕胎后昏迷不醒的那一夜，莉丽和其他慰安妇将她搀扶到莉丽的营帐里并整晚躺在她的身边。对于发了疯的李秀贞，莉丽拯救的不只是她的生命和身体，同时还在灵魂上给予了安慰，她为李秀贞赶制了一个布娃娃以供抚慰她被夺走的母性，然而李秀贞还是被杀死了。

第二是莉丽对日本慰安妇贞子的安胎逃跑：“一个士兵正压在贞子的身体上…试图推开士兵…我只有牙齿可以作为武器…我扶着她回到我的营帐…我守在一侧，她幸运地保存了那个孩子。”⁵⁴“我问乔里住何处…我简明扼要地说出了想把怀孕的贞子交给他的决定…交给了我亲爱的朋友乔里。”⁵⁵莉丽协助贞子从营帐里逃了出来，将她安置在朋友乔里的中国庭院里，可还是没能让她逃过被堕胎的命运，后来因子宫流血不止而过世。

第三是莉丽对情敌日本慰安妇贞玲的伸出援手：“我力图用最快的速度奔向这个女人…我独自一个人把贞玲背回营帐…我使用了酒精，可以帮助她的伤体消毒。”⁵⁶ 莉丽不仅在贞玲被强迫当慰安妇的那晚，从赤裸逃脱失败后昏迷就全力奔向前解救她，最后还冒着极大的危险到日军医院找抗菌药片来医治患上伤寒的贞玲。

第四是莉丽对监管人菊野子的生命病痛救援：“我一定要尽快地抓到中药，为菊野子治病。…我生了炉火，开始为她熬药。…我调了药粉剂…她说必须让我陪她回去恢复身体的名誉…”⁵⁷ 尽管被军国主义所异化了的菊野子待她不好，可她还是拯救了菊野子的生命，在她染上性病被活埋的时候带她去治疗并在事后当她的证明人让菊野子还能够再回到营地当权力掌握人。

反过来的，菊野子也有知恩图报和人性的一面。明知道莉丽是在变样地想逃跑，菊野子还是救了假装患上性病的莉丽，“她把我从活埋的土坑中挖了出来…她想让我活下去，也许是因为我曾经救过她…菊野子把我带到总部，经过了好几道岗哨，然后到了一间密室…”⁵⁸ 同时她还救了患上伤寒而面临被活埋的贞玲，“伤寒者都必须活埋…只因为她像你一样救过我，把我从活埋的世界拉了出来，所以我得救她…”⁵⁹ 战争终会结束，在小镇被轰击前，菊野子将莉丽和贞玲从日军总部带走，让她们无论到了哪里，都要活下去。万幸的是，莉丽、贞玲和菊野子都是战后幸存者，她们在年华老去的时候还能在日本相逢。

海男笔下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几个慰安妇姐妹团结起来？在关键时刻还能能为彼此着想和付出。唯有这样的解释才显得合理：因为她们是女性，她们是姐妹，也是同类，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相互帮助，这是一段超越了一切的友谊，只要是女人，就能够为彼此付出。

3. 乱世中的身体尊严

海男在《身体祭》中多了几抹描述两性和谐的绮丽世界，虽然讲述的是以战争历史为背景的故事，里头充斥着军国主义、男性为主导权、红眼杀戮、肉体折磨等情节，然而，其中还隐约闪耀着人性之光。身穿军装的男人们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在履行职责时也性奴役了女人，可其中还有几个男人还残留了一丝丝的人性，用理性来克制住了对女性身体的欲望，他们惊现了对女性的那份尊重，比如三郎、醉酒军官和日本士兵。

首先是三郎对莉丽的尊重，小说中：

“并没有任何审议让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对你的期待是荒唐的。”⁶⁰

“现在的你也不是真正的你，所以，让我们都恢复理智吧！”⁶¹

“我知道，你并不喜欢我。…我已经没有那种激情…让你我重新穿上衣服…”⁶²

“在这个夜晚，他依然清醒着…他驱着车，缓慢地开着车，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⁶³

“我躺在了三郎的双腿上…他出去了，在我变成裸体之前，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还会回来，然而，他还是没有来，他不会来了…”⁶⁴

英国女人莉丽和日本军官三郎之间的关系既微妙又暧昧，因为喜欢她，三郎让不知情的她不小心地参与了整个战事，同时以国家利益为先，让莉丽绘制进入中国的地图。他俩的关系处于一种爱情与利益间的拉扯，从一见钟情到以地图为要挟，直到后来的相知相惜。三郎曾几次向莉丽求欢，但到最后却被理性给克制了，进而发展成了只有触碰、接吻、牵手的举动。小说里的这几段求欢描写中都带着“理性”和“理智”的字眼，像是企图为男人的冲动而正名，也因此“尊重”在这里显得庄重。三郎甚至有放弃让莉丽绘制地图的想法，想把她送回英国，可那时候莉丽却为了贞玲而留了下来。在

三郎被炸掉腿后即将被送回日本前，他也曾想带着莉丽一起走，可偏偏一段看似即将圆满的姻缘却被耽误了。三郎和莉丽始终都没发生过肉体故事，他们的关系超越了性爱，他们共同拥有的短暂乌托邦世界只有在沿着溪水的中国旷野，这是他们在中日战争中留下的记忆。

接着是醉酒军官对莉丽的无私。在莉丽失去后盾沦陷成慰安妇的第一夜里，她遇到了一个醉酒军官，他的酒醉换来莉丽平安的第一夜。灰暗的故事中竟有鲜艳的一幕：“黎明即将到来，他醒来了，他竟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问我是不是他整夜就睡在这里，我点点头。他出去了，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他到山坡上去摘了一大束五彩缤纷的野花又回来了，然后用昨天晚上的那只空酒瓶作花瓶，把野花插了进去。他笑了。…他没有侵犯我的肉体，还送给了我一束野花。他说他要到前线去了，如果活着回来，他再来找我，他腼腆地笑着，离开了我。”⁶⁵ 这束野花感动了莉丽，使莉丽记住了他。这会不会暗喻着在以男性为主导权制度之下的一线亮光？女性身体也有被尊重的时刻，只不过它的机会微乎其微。尔后，在日军医院里，失去一条腿的醉酒军官无私地将自己部分的抗菌片赠送给乳房上有疮的莉丽（实为是要治疗患上伤寒高烧不退的贞玲）。由于服用了减量的抗菌片，醉酒军官的伤口因此感染化脓了。他上了回日本的车，他们告别的那一幕让人垂泪：“我握住了他的右手，掌心宽厚，使我确信他如果回到了日本，他会重新开始他新的生活。当我们的手松开时，敞篷车已出发，手松开时，他还在空中挥动着他的手臂，仿佛想再一次看清我的面孔，想证实我到底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然而，敞篷车已经卷起了尘埃。”⁶⁶ 就像莉丽说的，这个醉酒军官用身体捍卫了莉丽那仅存的尊严，让她的肉体才免于受难。那两只松开的手，就此话别了彼此，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他从山坡上摘回来的那束五彩缤纷的野花

就像是在战乱中的一道曙光，尽管它只是那么一小道，就足以散发出他的人性。

最后是日本士兵对荷花的爱护。小说中最闪亮的一笔莫过于中国慰安妇荷花和日本士兵的爱情故事，“荷花遇到了一个用自我的行为抵制军营区肉体生活的士兵，…那个士兵对荷花的那种喜爱，那种从羞涩中流露出来的情感。”⁶⁷ 羞涩的日本士兵竟然抑制了对荷花肉体的饥渴，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她在营区内散步。这年轻的日本士兵因其父在日本掌有要职，故他能自由自在地牵起他喜欢的中国女孩的手走出慰安妇营帐。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荷花免受其他人糟蹋，他喜欢荷花，也用身体在这场战争中呵护着荷花的肉体尊严，且用身体带着荷花一起逃离营地，当一对乱世中的逃命鸳鸯。在喜结连理的当晚传来了日本人降旗的消息，日本士兵的身上载有青年时代无法推卸的历史，在欢喜渗忧的夜里，他已然是中国的女婿。这是一场不以肉体为前提的爱情故事，这两副肉体相互尊重，相互吸引并相亲相爱，这是一场在中日战争中培植起来的爱情，十分珍贵。

女性身体在此受到了尊重，是来自于男性（侵略者）的珍惜和尊重，可说是女性身体抗争中的小胜利。这虽然只是一部虚构的战争题材小说，可海男却能把小说核心的“身体”和“尊重”相结合。尽管这种人性的闪烁是微乎其微，但与其他女作家相比，海男的作品更具有思考意义。

结论

伊格尔顿说过：“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⁶⁸ 身体可说是女性用来反男权的首要武器。小说中的几个慰安妇曾经有过反抗意识或行为，无奈却以徒劳结束，如李秀贞在发疯的状态下用尖叫和呐喊来宣泄，更以长指甲来抓伤日本军医的脸颊作为被堕胎的报复；贞玲以凄凉的尖叫和逃逸的裸体来反抗沦为慰安妇的首夜；贞子在怀孕时有意识地拒绝男人，曾经为安胎逃

跑却还是落得被堕胎的下场；莉丽曾改变绘制地图的路线，沦为慰安妇时曾藏剪子想杀死前来求欢的士兵。然而，一不小心被人性给战胜反抗的意识。

“身体”就是海男小说《身体祭》的指引，它让我们看到在战争中的身体能有多低下、多悲剧，但从中还能存有一丝丝的人性之光。小说中的“身体”蕴含着不同的意象，有身体命途、身体苦难以及身体桃花源等方面的解读。同时，少不了的是一笔又一笔的文字描写让我们能感同身受似的去体会那些身体上的生理疼痛以及心理上的创伤，再从中又有几处让我们能以薄弱的人性曙光来暂时缓解身体的痛苦以及抚慰灵魂的破碎。

海男在《身体祭》中塑造了鲜明的男性和女性的形象，这里的“身体”不仅能用来反抗，还能用来建立同性之间与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还能折射出人性在极端的生存条件下是如何发挥的。海男在扉页中写道：“这是一部身体的祭书”，海男将历史结合文本形式把以男性为主导权的制度用女性身体的种种意识来进行言说和反抗。小说中如身为亲历者的莉丽般，这是一种身体经验式的颠覆，与其它相似主题的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我们可以把这种“颠覆”理解成“还原”，是一种女性真实的身体生存经验，说明女性多元化的生存或状态还有不少可以窥探和发现的空间，作为女性主义写作里程碑里的一个新的精神向往。

注脚：

1 汪民安. (2003).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第 7-8 页.

2 Di Yanni Robert. (1990) **Literature: Reading Fiction, Poetry,**

Drama and Other Essay, New York: Mc Graw-Hill. Inc, 年, 第 444 页.

3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 (刘象愚等译). (2017). **文学理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第 178-179 页.

4、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24、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
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
59、60、61、62、63、64、65、66、67 海男《身体祭》，南京：江苏文艺
出版社，2008年，第9页；第42页；第38页；第164页；第179页；第
215页；第112页；第123页；第214页；第178页；第73页；第50页；
第227页；第30页；第43页；第170页；第184页；第49页；第21页；
第24页；第26页；第44页；第56页；第64页；第72页；第81页；第
82页；第83页；第88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7；第202页；第5
页；第224页；第5页；第95页；第162页；第206-207页；第126页；
第129页；第203页；第28页；第31页；第43页；第44页；第64-65页；
第69-71页；第121-122页；第183-185页；第222-224页；第227页；第
54页；第68页；第97页；第137页；第151页；第212页；第230页；第
94页。

5、6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晖译）. (2002). **男性统治**. 深圳：海天出版社，
第69页；第72页。

8、25 陈顺馨等. (2002).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17页。

68 [英]特里·伊格尔顿（王杰等译）. (1997). **美学意识形态**.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第17页。

参考书目：

陈顺馨等. (2002).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Di Yanni Robert. (1990). **Literature: Reading Fiction, Poetry, Drama and Other Essay**. New York: Mc Graw-Hill. Inc, 1990 年。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晖译）. (2002). **男性统治**. 深圳：海天出版社.

海男. (2008). **身体祭**.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刘象愚等译）. (2017). **文学理论**.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汪民安. (2003).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英]特里·伊格尔顿（王杰等译）. (1997). **美学意识形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